

日本 災區重建系列之一

今年3月11日，日本東北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地震、海嘯、核洩漏三重災難，9個月過去了，本報記者日前走訪了受災最嚴重的宮城及福島縣，了解在海嘯中家園盡毀的災民，及在核輻射陰影下生計難繼的農民和小商家的真實生活，為你還原日本災區的真相。圖、文/本報記者 徐莉吟

核輻射籠罩下的生活

探訪日震災區

見證重生力量



▶宮城縣女川町的海嘯廢墟綿延百米

▶福島縣白河的農戶拿着剛採摘的韭菜



▲女川原子力研究院原址

孩童長關室內變憂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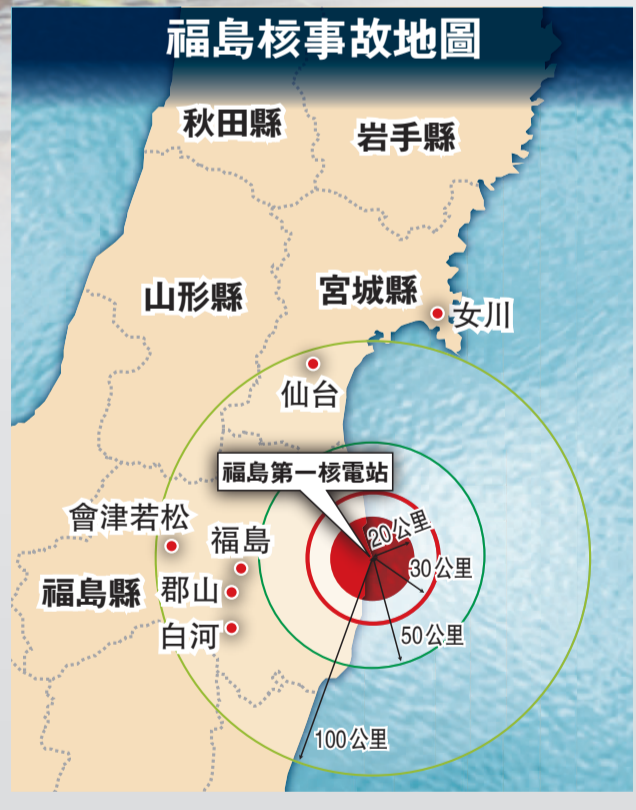
12月2日，我們進入福島，當時郡山和福島市的輻射量為0.76-1.0微希/小時，相當於東京的7至9倍。在此前得知福島的大米和食水可能受污染，記者們吃飯時都小心翼翼。第一站福島大學，遇到了一位憨直可愛的大學生伊藤航。該大學在海嘯核災後的一段時間曾是臨時避難所，200多名學生充當志願者向疏散的災民們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援助，伊藤就是其中之一。志願者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幫助恢復兒童和老人的心理健康。福島核電站事故後，日本政府將幼兒園兒童的戶外活動標準值上限從0.6微希/小時提高到3.8微希/小時，福島孩子的可承受輻射量一下子比外國核電站的員工還要高。儘管如此，在離核電站30至40公里處的兒童數月來仍不被允許在戶外活動，他們長期被關在室內，心情變得憂鬱。此外，相馬市的孩子親眼見到房子被沖走，車子翻側，許多人死亡，心理壓力普遍較大。志願者們於是經常去幼兒園探望安慰，並給他們帶去可吸收輻射的太陽花，又組織孩子們去外地旅遊。那次旅遊共有數百個福島孩子報名，最後能去的只有40個。

對老人而言，他們無法像年輕人那樣遷移至其他地方，家園被毀、沒有朋友傾訴對他們的精神打擊是巨大的。這些大學生志願者於是幫助老人家盡快搬入臨時住宅。

伊藤航說，學校原定4月4日開學，但一直延遲至5月12日。開學後發現有一部分日本學生暫時休學了，而幾乎所有的外國留學生都選擇了休學或退學回國。他在最初的幾個月都戴口罩上學，有時候戴兩層，沒有其他選擇，只能盡量留在室內，並喝瓶裝水。



伊藤說，5月時他決定留下來繼續上學，當地幾個避難所都關閉了，福島還有許多人需要幫助。▲福島大學的志願者伊藤航



佐藤先生家鄉

12月1日，記者一行來到海嘯重災區宮城縣女川町。3月11日下午2時46分大地震發生，30分鐘後海嘯登陸，高達20米的海嘯襲來，對女川造成毀滅性的打擊。女川約1萬人口中有830人死亡或失蹤，許多人當時逃往約15米高的醫院停車場避難，卻被滔天海嘯吞噬，該處的死傷枕藉。

記者沿途所見，到處是殘破的房舍、堆積如山的建築廢棄物及數不清的報廢車輛，被海嘯沖倒的建築還歪歪斜斜地留在原地，整個女川町仍如同廢墟。

女川町企劃部的阿布先生說，目前清理工作的重點仍是在尋找遺體及貴重物品，由於日本法律規定，政府需得到地皮所有者的同意才能進行清理，而且瓦礫、水泥、木頭等都要分類處理，這些都影響了廢墟清理的進度。按照今年8月發布的進度表，女川的清理重建工作將分為8年時間完成：2年清理，3年恢復，3年復興（蓋房子和恢復投資）。

中國製集裝箱改建臨時住宅

除了已投奔其他地區親友的災民以外，當地無家可歸的1295戶民衆都已住進臨時住宅。由於海嘯的威脅太大，將來的房屋大都不會原址重建，而是在高處另尋地皮，屆時每戶災民可得到200萬日圓（約20萬港元）的建房經費。

我們隨後參觀了建在棒球場內的3層臨時住宅，這些建築物是用上海和大連製造的集裝箱改建的，住宅內部約30-40平方米，洗手間乾濕分離，屋內簡易家具和電器齊備，相當乾淨舒適。工程人員指，女川町前海後山，沒有足夠地皮建造臨時住宅安置災民，因此只能蓋3層樓，這也是日本首次有那麼高的臨時住宅。

整個女川像這樣的臨時安置區共有30處，災民們在用紙皮隔開的避難所中居住數月才搬入臨時住宅。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，許多災民在臨時住宅裡居住了超過10年，此次災難的破壞力更強，不知重建家園之夢想何時實現。

「讓生者活得更好以慰亡者」

女川另一個惹人關注的地方是有不少中國研修生曾在當地工作，而勇救20名中國研修生後不幸喪生的佐藤充也是女川人。100多名中國研修生在當地人的幫助下毫髮無損，災後由中國大使館將他們接走並安全送返國內。

我們在女川還訪問到了佐藤充的好朋友高政先生。高政公司是一間生產魚糕的工廠，有幸避過海嘯的侵襲。災後，這家工廠把庫存1000噸左右的原料製成16萬個魚糕，派發給周邊三個避難所的民衆，並把舊廠房免費提供給其他四家工廠使用，水電全包，虧損自負。

高政表示，對於政府的援助，他沒有任何期待。與其依靠政府不如靠自己，而且等待的過程很浪費時間。

面對家園被毀，鄉親友人顛沛流離的境遇，他坦然地說，面對這場人生中的最大困難，生於斯長於斯的他無從選擇，只有勇敢面對。

高政最後表示，怎樣讓活下來的人生活得更好，是對亡者最好的安慰，若是佐藤先生仍然在世，相信也會抱持如是觀點。

廢墟中的女川



▲臨時住宅內部

▶三層高的臨時住宅

農產品失寵 福島人無奈

福島每年都要舉行的會津秋祭是該地最重要的祭儀，人們會扮成統治過會津的歷代大名部下，及以鶴城為中心緩步遊行，紀念會津戰爭期間戰敗自盡的20名少年武士白虎隊，並重現戰國時代貴族們華麗的生活。

作為福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，會津若松在今年3月11日後外國遊客大幅減少約6成，中國遊客也從去年全年的1276人減少至200多人（今年1至8月）。而從距福島第一核電站20公里內撤離的大只町的5000名輻射災民也全部來此避難，會津若松肩負着安置這些人員的重任。

會津若松，憑藉優越的自然氣候條件，福島農作物的產量和美味全國聞名，尤其是會津地區是全日本有名的大米生產地。香港數個知名壽司連鎖餐廳也曾是福島大米的忠實客戶，但一切從核災後完全改變了，最後一批白河市的「品牌米——魅力滿點米」在5月份送上飛機後，出口被叫停。在給大米附加了輻射量安全證明之後，才暫時恢復了對港出口。在整個福島的探訪過程當中，我們拜訪了數

個農民和商戶，他們中有的種番茄，有的種韭菜，有的用大米釀清酒。

從表面上來看，核輻射似乎完全沒有影響農民的耕種大計，大棚裡的蔬菜瓜果長得茂盛蓬勃。農夫們熱情地招呼我們摘下小番茄生吃，在場的日本人紛紛快速地摘下一顆放進嘴裡，就像是一場信任投票。記者猶豫片刻也照做了，核災後的福島番茄依然甜美多汁，十分美味。

在日本，傳統習俗多為長子繼承父母的財產和家業，並數代同堂生活在一起，至今很多地方還保留着這一習俗。末廣酒廠的老闆新城豬之吉便是第七代傳人，在此之前的數代在繼承家業亦始都要將名字改為豬之吉，因此祖祖輩輩都叫相同的名字。一百多年以來，末廣始終用福島本地大米和山泉釀造清酒，獲獎無數，但現在，只要酒瓶上貼有福島標籤，就沒有人購買。

新城開玩笑地說：「因為核輻射，福島現在已成爲世界聞名的地方了，知名度可能僅次於東京。我們會津人正打算從福島獨立出去，因為沒有人再買我們的東西了。」

他說，末廣出產的清酒剛剛才打開中國市場，勢頭喜人，可一切都因核輻射戛然而止。據稱，許多上海的客人還在苦苦等待他們預定的清酒運送過去，可惜這場等待或遙遙無期。



▲福島縣末廣酒廠的老闆新城豬之吉



◀被海嘯沖倒的建築依然留在原地